

“生如夏花之绚烂，逝如秋叶之静美”。昨天在鄞州区五乡镇仁久村的同泰嘉陵人文纪念园里，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入葬礼和追思会。在寂静的哀思中，26岁的宁波男孩崔咏结束了他的“北漂”之旅，回到家乡。

在崔咏的人生履历上，有很多让热爱舞蹈的年轻人羡慕的经历：高考时以专业课全国第二的成绩考入北京舞蹈学院；大学时代就在全国的舞蹈比赛中获奖；毕业后师从国家一级导演赵明，多次执导大型晚会。去年12月20日，身在北京的崔咏因为意外离世。

父亲老崔说，要用艺术的方式，为热爱舞蹈的儿子做好人生中最后一件事。

记者 林旻/文
记者 崔引 王鹏/摄



亲友在崔咏墓前撒鲜花。

26岁宁波男孩崔咏意外离世，家人为他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入葬礼 用艺术的方式，为儿子做最后一件事



在葬礼上，有舞者为崔咏翩翩起舞。

父亲为儿子设计墓碑形状

每个经过白色签到桌的来宾都默默领取一个白绿色手环花，戴在手腕上。《天空之城》的音乐悄然而起，草坪的大屏幕上打出了一行小字：“一个真实、鲜活的舞者，留在了自己年少轻狂的岁月里。26年的人生历程，如同划破长空的流星般，短暂而美丽。”墓碑的形状是老崔设计的，形同北京舞蹈学院门口的那块刻有“舞蹈家摇篮”字样的石碑，寓意“北舞学子，落叶归根”。在老崔心里，这也是儿子舞蹈人生的里程碑。

来送行的队伍里除了崔咏在宁波的亲属、同学、街坊邻里，还有从北京远道而来的导师和同学们。司仪讲述着崔咏短暂的艺术人生，北京舞蹈学

院的同学们用舞蹈和歌声为这个曾经朝夕相伴的南方青年送上最后的告别。背后的大屏幕上，崔咏在厦门的沙滩上翩然起舞，一往情深地望向大海的方向。

为了准备这个特殊的仪式，这几天老崔一直往返于市区和陵园之间，一再地确认追思会的细节安排。“他这么年轻就去了，不适合老旧的仪式。儿子喜欢艺术，我们就用艺术的方式去送别他。最后一次为他做事了，一定要做到最好。”除了音乐和鲜花，崔咏带走的只有一身洁白的演出服和舞鞋，一如他生前热爱的舞蹈一样，单纯而美好。墓碑上的彩色照片，留住了崔咏璀璨的笑脸。就这样，老崔把儿子安放在了青山绿水的怀抱中。

儿子的艺术基因源自父母

崔咏的艺术基因源自父母。因为夫妻俩都喜欢文艺，孩子还没出生，老崔就想好了一个名字——崔咏。1989年1月，这个男孩出生在宁波市的一户普通人家。“崔咏小时候顽皮得不得了，活泼好动，我们给他剪了一个西瓜头，笑起来特别可爱。”在陵园回来的路上说起儿子，老崔瞬间泪流满面。

小学快毕业了，班主任联系老崔，学校想推荐崔咏去宁波文艺学校的歌舞班。这让老崔左右为难。一方面，他希望儿子能继承自己未完成的艺术梦想，另一方面，他又深知学艺之路的艰辛。“孩子年纪还小，不知道走

这条路有多难。当时他自己很想去，我们就同意了，不知不觉就这样把孩子推进了艺术世界里。”12岁的崔咏，离开父母开始了住校的日子，起早摸黑一头扎进练功房。

初三那年暑假，老崔带着儿子去学拉丁舞。“因为他的专业是中国舞，原本只是想丰富一下他的暑期生活，换个舞种调节一下。没想到他一下子就投入进去了，每天晚上都去跟着教练学习，一个暑假下来，已经能去参加比赛了，还得了不少奖。”浪漫而洒脱的拉丁舞击中了崔咏的舞动神经，也让他彻底爱上了舞蹈这门艺术。

父亲希望 儿子回甬发展

2011年，崔咏首次创作编排的国际标准舞作品《往事》入围了全国第九届“桃李杯”舞蹈决赛，这个全班年纪最小的男生以自己独特的创作方式获得了优秀表演奖，初露的舞蹈天赋和创编才能赢得了业内的关注，也让他越来越忙碌。

临近大学毕业，老崔和儿子商量，想让他回宁波来，找个安稳的工作，呆在父母身边，“他一直拖延着不下决心，我知道他不想回来，北京的舞台更大，机遇更多。”2012、2013年，崔咏连续两年与著名导演陆川和著名舞蹈家赵丽蓉合作执导大型视听实景秀《鸟巢·吸引》；2014年，他又在第四届亚信峰会开幕式晚会及广西歌舞剧院出品的舞剧《花山》中先后担任导演。

作为恩师，专程赶来送别的著名编导、国家一级导演赵明一直很看重崔咏，在为赵明担任助理的大半年中，崔咏的编导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能和国内最好的团队合作，很多年轻人对崔咏羡慕至极。当然他的能力也对得起他的机遇，我们合作得非常默契。他的发展超出了这个年纪的孩子应该有的经历。”

虽然儿子在外地的好消息频频传来，但老崔一直没有打消把崔咏拉回宁波发展的念头，宁波也曾有多家单位对这位优秀的青年舞蹈编导抛出橄榄枝，“他应该是想积累更多一点再回来”。

父母不顾一切地支持儿子

在艺校四年多，最让父母担心的是崔咏的文化课成绩一路下滑，在老崔的再三劝说下，2005年9月，崔咏转学到了宁波外事学校，这个文化课成绩一塌糊涂的学生，却被资深舞蹈教师潘健华一眼看中。就是这次转学，让崔咏心里萌生更大的人生理想，“上高二那年，他跟我说想考北京舞蹈学院。我当时很惊讶，因为要考这座中国舞蹈的最高学府太难了。”除此之外，艺考之路要付出的高额学费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负担太重。“崔咏很坚持，我们决定不顾一切地支持他，卖房也愿意。”高考前，崔咏背着道具四次往返京甬两地参加考前培训班，除了优秀的专业表现，他以阳光般的笑脸和乐观的性情结交了很多朋友。

高考结束后的一天晚上，崔咏骑着电瓶车在这个城市里兜兜

转转，家乡的舞台装不下少年的理想，他想去北京发展，并从一个单纯的舞蹈演员向舞蹈编导发展。2008年夏天，崔咏如愿以专业课全国第二的成绩考入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舞编导系，他也是宁波外事学校第一个以优异成绩考入北舞的学生。

崔咏在北京漂了六年，老崔去北京看了儿子六次。“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小男人，吃海鲜长大的宁波孩子就是聪明。他比同龄人更早熟，我们都知道‘北漂’很难，但他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几乎从来不带家里说。”从大学第二年的暑假开始，崔咏就不回宁波了，他打电话告诉父亲，开始在北京接活了。崔咏的好朋友小丁说，崔咏曾暗暗下决心，这些年父母为他付出太多，他想把上学的学费挣回来。